

儀禮札記卷全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

學

及門諸子校字

緇六入爲玄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鄭注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賈疏按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此三者皆是染赤法周禮鍾氏染烏羽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此是染黑法故云凡染黑也但爾雅及周禮無四入六入之文禮有

朱玄之色故注此玄則六入下經注云朱則四入無正

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但論語有紺緞連文紺又在緞上則以纁入赤爲朱若以纁入黑則爲紺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緞則黑於涅又以紺入黑汁則爲緞故紺緞連言也又爵弁服纁裳鄭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緞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線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賈疏或謂之緞者七入爲緞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緞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其色赤而微黑也朱則四入者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

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片
按此二條辨紺緹二字最爲明析可補鄉黨註疏

見於母母拜受

士冠禮冠者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
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
俠拜片按冠義見於母母拜之孔疏按儀禮廟中冠子
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
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其說甚辯然下文明
云成人而與爲禮則不謂之母拜子而不得矣說見禮

記札記

儀禮集說母於其子乃俠拜者重冠禮也子拜送亦再拜此拜非主於受送也亦因有脯而言之耳凡婦人與丈夫爲禮其禮重者則俠拜芹按古者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鄭司農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若今時揖也則以爲母拜子而何疑矣

日入三商

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賈疏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云日入三刻爲昏不

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口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
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芹考毛

詩東方未明章孔疏云尙書緯謂刻爲商義與此同賈

疏商量二字似誤也芹按商字乃商入字之訛考五經

要義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

刻爲明則鄭所云日入三商爲昏者卽三刻也乃滴漏

之滴非商量之商也書緯謂刻爲商亦作滴解古字音

義得並通也自賈疏誤解作商而音義俱舛矣正義通

云商乃漏箭所刻之處古以刻鐫爲商所云商當作商
入聲

金商銀是也刻漏者刻其痕以驗水也以商爲商而不知其爲商謬矣

問名

士昏禮賓執雁請問名鄭注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賈疏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云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孔安國注尚書以舜爲名鄭君目錄以曾子爲姓名皆是名號爲

名者也今以姓氏爲名亦名號之類也芹按賈疏云云

皆曲說也詳見下文

士昏禮記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鄭注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賈疏下達乃納采
則知女之姓矣今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
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是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
其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
之三月名此名卽姓號之名本問名上氏姓故云誰氏
也芹按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焉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則女子自有名
矣問名非問氏也其曰敢請女爲誰氏者當是不敢斥
言故迂曲其詞耳賈疏云云未免痴人說夢也

加景

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鄭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
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熊
氏經說此景字合讀作褻中庸尚綱釋者引衛詩衣錦
褻衣爲莊姜初嫁之飾尚卽加之意也景卽褻綱者訛
也今注謂景明也加景爲明衣然旣曰行道禦塵則此

景字當作褰芹按古文景褰字通不必改景作褰玉藻

禪爲綱則綱者單衣也

女子稱字

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鄭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敖繼公集說此禮當於房中之醴之亦謂以醴飲之也字若伯姬仲氏之類矣女子之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其醴之而婦人執其禮並同惟以稱字與否爲異周易屯六二之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言許嫁乃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明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芹按朱子語錄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爲未許嫁也其說亦通至今人作文以女子許嫁爲字人則失之矣

疑立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

音釋疑魚乙反後倣此

鄭注疑讀爲伋

然從於趙盾之伋正立自定之貌賈疏何休注公羊傳云伋然壯勇貌此不取何注者字義少異也芹按疑之爲言疑也卽生民之詩所云克岐克嶷者是也故曰疑

立自定之貌

又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
賈疏前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此言疑止也有矜莊之色
二註相兼乃具也芹按疑之爲言凝也故曰有矜莊之
色然止字恐仍是正字之訛耳

笙詩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鄭
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
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

詩以爲樂歌其有此篇明矣後世禮樂之書稍稍廢棄
惡能存其亡者乎据此則詩序所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者乃亡失之亡非有亡無音之亡也或以爲無其辭則失
之矣又此當云其辭未聞而云其義未聞者鄭注禮時
不見詩傳故也

閒歌

鄉飲酒禮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
小雅篇名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賈疏堂上

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
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据此則笙詩之非
無辭也明矣鄭衆宋朱公享之類儀宮中平舞車舞

三笙一和

鄉射禮記樂作三笙一和而成聲鄭注三人吹笙一人
吹和凡四人也爾雅笙小者謂之和賈疏爾雅釋樂云
大笙謂之巢孫氏云巢高大又云小者謂之和註云和
小笙是也芹按爾雅之和是器名故作平聲儀禮之和
是倡和之和當作去聲非如鄭注所云三人吹笙一人

吹和也敖繼公集說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笙之詩顯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算樂之時乎据此則笙詩之非有聲無詞也明矣

新宮

熊氏經說儀禮大射燕禮皆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或曰卽小雅中斯干之詩也春秋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芹按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据此以推則笙詩六

篇其非有聲無辭也明矣

匹馬卓上

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卓讀如卓王孫
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
其何產也賈疏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妻文君之父也
音字旣同而讀從之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故訓卓爲的
也熊氏經說本注云卓讀如卓文君

二字乃王孫之訛

之卓猶

的也愚按韻釋卓蚤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
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蚤於義

爲通片按古人獻馬束之以帛此卓字當是帛束二字之合音猶夾室之謂達也注家以字義解之則不可解矣

方明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賈疏謂合木爲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

琥北方璜東方圭鄭注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賈疏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四方還依宗伯惟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

芹按方明四方上下之神卽虞書所謂六宗者是也詳

見尚書札記

不借

喪服傳曰繩屨者繩菲也鄭注繩菲今時不借也賈疏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芹按後人詩如遊山雙不借汲水兩軍持則竟作芒鞋用矣蓋本之古今注也

甘羅十二相秦

喪服傳賈疏云大夫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子有盛德謂若甘羅十二相秦之等未必要至五十是以得有

幼爲大夫者也

芹

按羅隱兩同書云甘羅之童子耳秦

國之良相又今俗語亦云甘羅十二爲丞相考史記甘
茂列傳甘羅者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說張
唐相燕又說趙攻燕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甘茂
田宅賜之賈疏羅書蓋本此也

錫衰

喪服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無事其縷有事其
布曰錫鄭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能氏經說

漢房中歌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其細布滑易如錫

芹

按

此卽今之研光布也故曰有事其布謂易而治之也

負版

喪服傳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芹按此負版卽鄉黨所云負版凶服也夫子所以式也孔注以爲持邦國之圖籍者誤矣

脾析

既夕禮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脾醢葵菹羸醢鄭注脾讀

爲雞脾肫之脾脾析百葉也蚘蟀也今文羸爲蝟賈疏
按周禮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齧全物若牒爲菹則此經
云脾析卽齧也云脾讀爲雞脾脾之脾者時俗有此語
故讀從之也按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此用少牢當
是羊百葉芹按脾析二字切音爲批此與內則所云麇
爲辟雞兔爲宛脾正同蓋菹類也

纚笄

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鄭注主婦主人之妻纚笄首服
賈疏纚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髮之笄非

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
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
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是也据此則問喪禮所
云雞斯者不得從鄭注改作笄纒矣

詩懷之

特牲饋食禮主人進聽嘏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
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鄭注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
少牢饋食禮有焉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
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答拜鄭注詩猶承也

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於左袂挂祛以小指者便卒

角也

芹

按詩之爲言持也詩字作持字解故曰承也

又少牢饋食禮祝與二佐食皆出盥於洗入二佐食各
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鄭
注命祝以嘏辭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以嘏於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鄭注來讀曰
釐釐賜也賈疏特牲無嘏文文不具也主人坐奠爵興
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

季指鄭注詩猶承也實於左袂便右手也

芹按詩疑卽

上祝嘏之辭懷之謂納於懷中也其所受之黍則實於左袂挂於季指耳鄭注以詩爲承到底未妥又禮內則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孔疏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也

芹按

詩負之之詩或可作承字解而詩懷之之詩必不可作承字解以上文嘏辭之詩有明据也

被錫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鄭注被錫讀爲髮鬢

上彼

義切下熊氏經說莊子云禿而施髮卽此被字被錫假

彼計切髮作高髻詩被之僮僮被之邴邴侈袂大袖之衣芹按

錫衣二字當連讀卽所謂阿縞之衣也鄭注讀被錫爲

髮鬣非是

卷之五

文之二字皆重前喻也斯則論之矣由漢書趙主

子孫等七對之於前楚之孤孤始於大蘇之方

每四不流河應信海子云委而談遠也惟楚字好

禮記札記卷上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

學

及門諸子校字

曲禮

熊氏經說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委曲言禮之說艾軒林氏謂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博士后倉作記非禮記也芹考漢書藝文志曲臺后倉記九篇注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服虔注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又禮記正義漢宣帝世東海后倉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

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林氏之說本此芹按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以經對曲而言自是委曲繁重之數非以曲臺得名也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鄭注不跪不坐爲煩尊者俛仰受之孔疏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受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芹按形短古之所謂侏儒今之所謂矮人而未盡也少儀所謂性之直者乃生而帶

疾之人卽晉語所謂籩箒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者
是也考莊子外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
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司馬彪注云性人之本體也
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
正於衆人爲侈耳於形爲侈於性爲多故在手爲莫用
之肉在足爲無施之指也据此則性字指尊者不指卑
者乃形體之性非性情之性也直謂不可屈伸非直情
徑行之謂也陳氏集說自是誤解

席南鄉北鄉四句

鄭注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則陰則上右孔疏
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在陰則貴右南坐是
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
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
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
上右也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
皆尚左也此卽註疏之說芹案天文四方皆有七宿各
成一形東方則龍形西方則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
則鳥形北方則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乃知古人觀象於

天卽一坐席之間亦上應天文如此後人徒以陰陽左右說之淺矣

春不相

鄭注相謂送杵聲藍田呂氏曰相者春人歌以助春也廬陵胡氏曰鄭云相送杵聲案孫卿書多言成相漢藝文志詩賦類有成相雜詞十一篇豈亦送杵聲乎又樂記云治亂以相鄭云相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則又非送杵聲矣蘇氏云謳謠名芹案淮南子云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

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則以爲送杵聲者近是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

鄭注以四獸爲軍陣象天也孔疏朱雀是禽而云獸者
通言耳芹按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禮曰猩猩能言不
離禽獸則禽亦通獸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
羸者羽者鱗者是獸亦通禽也

急繕其怒

鄭注急猶堅也繕讀曰勁藍田呂氏曰急迫之也繕修
也言作而致其怒也廬陵胡氏曰繕完也春秋傳云征

繕又云繕甲兵急繕其怒謂完師以出不喪其威鄭以
繕爲勁恐非山陰陸氏曰急繕急之繕之夫怒所以威
衆急或易竭無以繕之後將不繼芹按急繕二字乃堅
字之切音不可以字義解如契濶之謂別不律之謂筆
是也亦有以一字爲兩字者如達之謂夾室是也內則天子
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注達夾室也鄭注訓急謂堅讀繕曰勁其意則是
而其字則非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鄭注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孔䟽踐善也言卜

得吉而行事必善也藍田呂氏曰踐踐履而用是日恐不必改爲善山陰陸氏曰踐讀如字言不敢輒廢是日
芹按踐之卽上文信時日意不必改也

郵勿

國中以策彗郵句勿驅句塵不出軌鄭注彗竹帚郵勿

搔摩也孔疏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郵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郵勿然集說引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帚帶耳芹按郵字當連

上句讀勿字當連下句讀彗字當作勤字解見爾雅釋
詁文卹與恤同彗恤猶周語所謂勤恤民隱言愛馬如
愛人也國中勿驅猶入國不馳也勿驅故塵不出軌也
先儒訓彗爲竹帚卹勿爲搔摩終覺未妥耳

上衡

鄭注衡謂與心平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孔疏凡言衡
有二處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衡謂與心平也山陰陸
氏曰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所謂平衡與眉齊矣
上衡又少高焉眉一名衡豈爲是與上衡若今奉御食

器上肩是也芹按陸氏之說未詳所據考後漢書梁鴻傳鴻妻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亦平衡之義也

草工

鄭注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孔疏謂以萑葦作盛食之器及蓆席之屬也山陰陸氏曰考工記曰凡攻木之攻七攻金之工五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土工蓋搏埴之工金工蓋攻金之工石工蓋刮摩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蒹爲紫以蒨爲紅以

菜爲黃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皂非正也殷人尚質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芹按漢書天馬歌天馬徠歷無阜阜亦作草則古草與阜通也

死寇曰兵

鄭注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孔疏謂祖父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錄其子孫異於凡人也集說兵者死於寇難之名也芹按檀弓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白虎通曰畏者兵死也此寇字

非寇難之寇乃司寇之寇猶左傳所云歸死於司寇者是也註疏之說皆非又周官墓人凡以兵死者不入兆域左昭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於北郭杜注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邾婁

陸氏釋文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孔疏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芹按邾婁

二字卽當時之切音以邾婁音閏切之則爲邾以邾婁音樓

切之則爲鄒春秋之邾至戰國而爲鄒古七虞與十一

尤通鄒卽邾也此與句吳於越之爲發聲微不同耳

畏

鄭注謂輕身忘孝也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孔疏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已已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圖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芹案天下無人以非罪攻已而已

不解說而死者惟衛公子壽之代伋子是不解說而死者然不得謂之畏也此畏字與論語迥別自註疏以論語之畏匡解檀弓之畏死而兩書俱不明矣

芹

案班固

白虎通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肢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考周官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然以齊莊公之弔杞梁魯婦人之髻而弔觀之其說似乎未合或曰死於兵謂爲不義而見殺

者則與曾子記所云正合是畏字原有的解而註疏以牽引論語者誤之也又左昭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此正所謂兵死此正所謂畏而不弔者孔疏亦知引此而以爲失禮者不弔則騎驢覓驢當面錯過矣

又

陳澧集說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里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眞爲死

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陳無勇也或謂門狼亡命曰畏芹
案方氏之說卽鄭注周禮之說也若陳氏所云自經溝
瀆卽今律所云畏罪自盡者是也此又一說也若門狼
亡命曰畏則閔不畏死反言以見意者也此又一說也
然要以不義而見殺者爲定解如宗魯之蓋不義犯非
禮此其一也故夫子不許琴張之往弔也

填池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鄭注祖謂
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

徹謂徹遣奠設祖奠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芹按

檀弓池視重霤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

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

焉

按喪大記魚躍拂池卽銅魚也

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孔疏池

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生時旣屋有重霤以

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墻帷之

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

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又周禮喪祝及祖飾

棺乃載遂御鄭注元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

御之者執翮居前却行爲節度据此則池者柳車之池也填置也填池卽是設池謂旣祖奠設池而柩將行也以重受曾子弔故推柩而反之經文本自明白不知鄭氏何意改填池爲奠徹致孔疏引儀禮支離附會皆非也

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

國昭子曰噫

句

母曰我喪也斯沾鄭注噫不寤之聲母

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孔疏子張旣

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母
得如此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夫
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別禮豈得以依舊禮芹案此
當以噫字爲句毋曰二字連讀沾當作沾上篇杜喬之
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沾也鄭注沾猶畧也孔疏沾麤
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
而杜喬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
略也與此沾字正同若云我爲齊之大家母使人謂我
之行喪禮如此其粗畧也爾專司相禮之事可矣至東

西之位以賓主分不必以男女分也鄭氏誤注集說從
之非是又按物之沽者多不精緻故訓爲粗略又略粗
二字切音爲沽此或其切音與

行人儀

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洪容齋隨筆
云嚭乃夫差宰陳遣使者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者
簡錯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徐揚貢辨
體云按洪氏正千載之訛今從其說易二人名則文義
順片考國語吳王夫差旣勝齊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

釋言於齊

帛注奚斯吳大夫

芹按奚斯卽儀也

奚斯二字反切卽儀也

猶

焚冒之爲包勃蘇之爲胥也

國策焚冒勃蘇卽申包胥

則當是時吳

實有行人儀矣安知陳之無太宰嚭乎子云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信哉孔疏陳太宰嚭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
異也此言得之

以母嘗巧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鄭注以已同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母無也於女

寧有病苦與孔疏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已巧事誰有強

偏於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
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則以以字絕句以母字
作無字解陳氏集說一云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
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
豈不得自以已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
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
也其說蓋優於注疏又一說得字絕句自快足爲得有
虧歉爲病上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爾心豈不快足
下閔季孫謂以其母以試爾之巧則子之心其有虧歉

而病者乎芹案後說以得字絕句義亦可通而以其母指季孫不如前說之以其母指般更爲打入心坎耳

榆沈

鄭注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以引輻車滑也山陰陸氏曰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者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輻可知鄭氏謂撥所謂拂非是

芹按如鄭氏則沈讀爲瀋瀋汁也如陸氏則沈讀爲沉

二說未知孰是考風俗通云桑車榆轂聲聞數里則其

堅忍可知矣

二名不偏諱

六經正誤偏本作徧與遍同注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
作一名不二諱誤正義曰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
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柳宗元新除監察御史以
祖名察躬入狀奏勅准禮二名不遍諱不合辭遜据此
是舊禮作徧字明矣今本作偏非也芹按徧之爲言皆
也謂兩字不皆諱也偏之爲言單也謂一字不單諱也
二說皆通並存可也

廢其祀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
列其人芹按古廢字多作置字解如莊子徐无鬼篇爲
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之爲言置也疑此廢字
亦作置字解不然列其人足矣其祀何罪而亦廢之耶

微與

鄭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疏微與言無得
如此芹按此卽孟子所謂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者是也曾子此語最爲微婉微與非小之也言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而終不食焉其辨於禮義之介者微也鄭孔之說皆非

獻文子

鄭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也恐趙武諡獻文爾芹按古人有三字諡如公叔文子之諡貞惠是也有兩字諡如趙文子之諡獻文是也似不必作賀字解

九京

鄭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孔
疏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爲原京非葬處原是墳墓之
所芹按嚴陵方氏曰九京卽九原也指其冢之高則曰
京指其地之廣則曰原據此正不必以下有九原改京
字也

修容盡飾

李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爲君在
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閹
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

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
遠矣鄭注修容更莊飾孔疏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
敬之事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闈人拒之二子退而
修容則闈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是其盡飾之道行之
可長遠矣又云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
衣也芹案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
在則裼盡飾也盡飾二字經有明文季孫之母不知死
於何時如其冬也意二子此時必襲裘而弔所云修容
者卽更衣也以易襲裘而裼裘爲盡飾也此君在則裼

之義也鄭注更莊飾三字或卽此義而言之不詳若孔
疏所云如俗語所謂只敬衣衫不敬人者陋矣集說引
劉氏曰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闈
者拒而後修容盡飾也且旣至而闈人辭或當再請於
闈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
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君子乃曰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
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也芹案此條是檀弓記二
子之合禮卽闈人之弗內亦非拒二子也若曰有君在

姑更衣徐徐云爾觀鄉者已告一語則關人之不拒二
子可知劉氏仍孔疏之陋妄爲批駁奚啻癡人說夢也
雖微晉而已

鄭注微猶非也孔疏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
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是助語句也
芹案此二句乃古文倒字法若云微晉而已雖天下其
孰能當之文義自明陳氏集說微無也一說微弱也

芹

案鄭注以非字解微字最爲明析陳氏必欲作無字解
何也弱字之謬更不足辨考晉語公孫枝曰雖微秦國天下孰不

患帛注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孰
不患疾也又楚語屈建曰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帛注
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爲善也

帛

案晉語楚語二條正與檀弓句法同皆古文倒字法也
微字當作非字解帛注解作無字故不得其旨而陳氏
乃以之解檀弓不亦陋乎家語曲禮篇雖非晉國其天
下孰能當之語意自明

叔仲皮學子柳

鄭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魯人仲皮之

子芹按孟子子柳子思爲臣趙注子柳泄柳也子柳蓋
叔仲皮之師故曰叔仲皮學子柳謂學於子柳也鄭注
讀學爲教乃以子柳爲叔仲皮之子謬矣

月令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
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禮家好事抄合
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然其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高
氏曰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
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或謂始

皇既爲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爲之或又謂既
非周公時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
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增加
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耳凡爲此數說者
皆非深知月令者也嘗讀洪範之書而後得其說蓋月
令一篇大體與洪範相通爲一先儒未之講明爾芹案
逸周書有月令篇呂氏春秋採之以冠十二紀之首其
文高古與呂氏他篇迥異先儒以爲周公所作者是也
其官名時事不合者後人增損之耳此如荀子有勸學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一
鮮羔
篇有三年問皆孔門弟子之遺書荀卿子採入之而漢
儒又採之以入禮記後人遂以爲荀卿所作者非也高
氏以月令配洪範可謂特識文繁不載

鮮羔

鄭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
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据
此小祀用牲唯開冰片案鮮字當從陸農師說不必改
字以求合也

太尉

鄭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孔疏按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漢書百官表此太尉秦官是也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之芹按舜之爲太尉與益之爲百蟲將軍皆不可信則太尉自是秦官第此係不韋所改豈得因此而遂謂月令非周公之書乎

毋燒灰

鄭注毋燒灰爲傷火氣也馬經曰馬性畏灰更畏新出

之灰馬駒遇之則死淵鑿引小正曰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頒馬政遊牝別群知亦爲馬也据此則商君之刑棄灰於道蓋亦有說矣

婚禮

曾子問曰婚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

如之

芹

案此所云嫁之之字卽指此壻而言非別嫁也

然此猶得解之曰之字指此女而言也至女之父母死
壻亦如之其文應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弗許
而后取之禮也則之字無著落矣不知此之字亦卽指
此女而言非另娶也若女可別嫁男可另娶則第云壻
弗取而后嫁女弗許而后取足矣何必著一之字乃知
前所云許諾而不敢嫁者女不敢卽嫁此壻而非女之
不敢別嫁也卽壻之弗敢取亦壻不敢卽娶此女而非

壻之不敢另娶也鄭注云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
使人失嘉會之時至弗取后嫁則固關其口而奪之氣
矣孔疏亦明知別嫁之非禮故於壻之別娶不置一辭
而於女則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
後別娶禮也夫壻可另娶則女可別嫁矣彼固巧於舉
單以見雙也豈非說經之笑話乎芹案內則女子十有
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則三年之喪
既畢正當嫁娶之期而乃男另擇女女別擇壻有是禮
乎且待之三年而後謀嫁娶非可以野合也亦必有六

禮之備焉設擇壻而壻之父母又死則如之何擇女而女之父母又死則如之何將壻終身不娶而女終身不嫁乎不且更失其嘉會之時乎誰謂先王緣情制禮而有是乎至陳氏集說乃云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婚婿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則竟以先儒所不敢出諸口者而公然言之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嘗饌善

鄭注善謂多於前集說善猶多也輟耕錄善字訓多字

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芹按此對下文寡字看故訓善爲多其實善字之義不盡於此師古注漢書曰岸善崩言喜崩也此又一說也

禮記札記卷下

古虞朱亦棟

原名芹

及門諸子校字

犧尊

孔疏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云娑尊也蓋以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形爲尊是夏殷禮也考鄭注明堂位云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象象骨飾之孔疏犧犧尊也犧讀如沙沙鳳皇也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芹按博古圖

云犧尊象牛鑿背爲尊象尊全體作象形而開背爲尊
此用先儒刻樽爲犧牛之說也又按莊子馬蹄篇純樸
不殘孰爲犧尊又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
文之其斷在溝中司馬彪注畫犧牛象以飾尊也王肅
云刻爲牛頭鄭元云畫鳳皇羽飾尊婆娑然也諸說雖
不同要其以木爲之則無疑矣

燔柴於奧

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
饗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

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孔疏禮祭
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爨者是老婦
之祭其祭卑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
柴祭之故鄭注謂與當爲爨也祝融并與及爨三者不
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正是竈
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陲又
延尸入與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
竈三者所以不同也芹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
外之東西面北上則執爨者在西南隅矣爾雅西南隅

謂之奧燔柴猶執爨也奧者老婦之祭謂先炊之祭在於是也此奧字對竈而言非室中之奧也鄭氏以奧爲爨不爲無見而以燔柴爲祭則失之矣此記祭爨之禮另是一條孔疏連上文以爲文仲不知禮者非也又金華應氏曰老婦之祭蓋五祀設主而迎祭於奧皆室人親薦而婦人之老者主其事更謬

按鄭氏以奧與泰壇一例看故以燔柴爲

祭誤也

八蜡

天子大蜡八鄭注所祭有八神孔疏八蜡先嗇一司嗇

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橫渠張
氏曰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
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舊說以昆蟲爲八
蟲是爲害者不當祭嚴陵方氏曰八蜡先嗇也司嗇也
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山陰陸氏曰先
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三饗農及郵表畷四禽獸
五迎貓六迎虎七祭坊與水庸八

芹

案禽獸卽下貓虎

陸氏分而爲三非也方氏分貓虎爲二亦非也當以張
氏之說爲正據經文則先嗇一也司嗇二也百種三也

農四也郵表畷五也貓虎六也坊七也水庸八也江慎
修鄉黨圖考云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王肅去昆蟲而分
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數百種去昆蟲經文明云祭
百種以報嗇何得遺之此亦主張說也

黃目

鄭注黃目黃彝也考周禮司尊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黃
彝虎彝蜚彝陸佃曰雞彝鳥虎雖之彝取諸物也斝耳
黃目取諸身也春秋傳曰燕以斝
耳賂齊則斝有耳黃彝者鄉鍔曰畫爲
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目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龜者

故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据此則黃目之爲龜目也明矣

不友無禮於介婦

鄭注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孔疏以衆婦無禮故冢婦疏薄之若冢婦無禮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江陵項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當連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毋怠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朱

子云此句之義未詳注說恐未然也或疑友當作敢按此當從項氏之說

掉磬

毋敢敵耦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也孔疏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芹按掉磬二字不可解當是競字之切音謂相爭競也方言齊人相絞訃謂之掉磬

詩負之

鄭注詩之言承也孔疏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嚴陵方氏曰卜士之明詩者將使負子下言詩負

之是矣明詩者謂之詩猶明易者謂之易易抱龜南面
是矣山陰陸氏曰詩負之猶特牲受嘏詞曰詩懷之
詩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此豈所謂其詩與片按
禮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戶注銅律也吹之以
氣又賈誼新書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
詩負之謂太師也太師歌風故曰詩

元冠丹組纓

熊氏經說上文方言朱組纓此合依士冠禮作青組纓
篆文青字下乃丹字記者誤青爲丹緇冠古之齊冠所

謂齊則緇之儀禮青組纓可證也芹按下文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綦蒼艾色則青組纓自是士之齊冠其不得以諸侯之丹爲青也明矣

臯門應門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鄭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孔疏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經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旣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但其餘諸侯有臯門應門及路門也芹按臯門應門始於

古公而後遂以爲天子之制諸侯無與也魯之臯門
非臯門也庫門擬之耳魯之應門非應門也雉門擬之
耳然則諸侯可知矣惟尚書大傳云諸侯之宮三門三
朝其外曰臯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臯門內曰外
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則有臯應而無
庫雉豈魯獨稱庫雉而諸侯皆稱臯應與考詩毛傳王
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則以臯應屬天子鄭
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
之宮加以庫雉則以庫雉屬天子朱子云書天子有應

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

不得階主

聞始見君子者句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

主適如者曰某固願見考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

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某子之某所因緣者之姪主人對

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謂請吾子就家之言主人對

曰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再請之賓對曰某不

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按

少儀與儀禮其意正同辭字指主人言適

往也謂往見者

字指

賓言言賓請見而主人辭主人固辭而賓又固請也不得階主言已當先往見不得以阼階主人之禮自居而勞賓之辱也石梁王氏以辭字連上句讀鄭氏以下文有敵者曰三字其文相同改適爲敵皆非也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陳氏集說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皆委曲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

者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鄭注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孔疏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受授尊者之物則有坐而受授所以然者以尊者短小若立對之則以長臨尊故有坐也又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鄭注爲煩尊者俯仰受之孔疏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仰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

芹

案性之直者則有

之矣註云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案國語云

籛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韋昭註籛條偃人不可
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爾雅釋訓籛條口柔也戚施
面柔也郭註籛條之疾不能俛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
亦不伏因以名云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俛視
之亦以名云高誘淮南子注籛條偃也戚施僂也詩傳
籛條不能俛者戚施不能仰者据此則所云性直者蓋
謂不可俯仰如籛條戚施之疾是也鄭注莠以短字該
之而孔疏又不能發明其義宜陳氏集說之不從其說
也然此是記禮不是記非禮陳氏之說疎矣

區萌達

鄭注屈生曰區孔疏區者鈎曲而生出菽豆是也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別爲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萌而區二若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芹按月令季春之月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鄭注本此陸氏改讀如字非是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孔疏商容容謂禮樂之官漢書儒林傳徐生

善爲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
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長樂陳氏曰
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終釋者以
商容謂商之禮樂失之遠矣芹按以商容爲人姓名則
使之二字不可解豈武王使箕子招來商容耶此二字
當在復其位之上後人倒置耳山陰陸氏曰釋箕子之
囚使之句使之言用之也以使之字屬上句讀恐非

郊譽宗堯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譽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

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芹

按有虞氏當郊瞽瞍而瞽瞍之德不足以配天故有

虞氏郊堯鯀則以死勤事其功亦得以配天故夏后氏

郊鯀魯語所謂宗舜當指有虞氏之子孫而言卽中庸

所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左傳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者

是也祭法以有虞氏及身而止易郊禘而爲郊饗易宗

舜而爲宗禘則禘有祀而舜無祀與本篇後文不合此

明是祭法改魯語非魯語改祭法也江陵項氏曰此蓋

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最爲得解又云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芹按夏后氏安得祖舜此臆說也又云鄭康成以爲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說以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說也此則得之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鄭注相近當爲攘所聲之誤也攘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攘之或却之寒於坎暑於壇孔疏寒暑之氣應

退而不退則攘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
陰也暑於壇暑陽也橫渠張氏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
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謂相近
爲攘祈者非芹按相近二字切音爲迎王肅以爲祖迎
者是也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此其事也

如欲色然

鄭注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孔疏思念親之所愛之
甚如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山陰陸氏曰言非獨如見親

也雖親之所愛者亦如見焉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
好色誠之謂也芹按逸周書文王官人篇欲色嫗然以
愉謂思其所愛如見親之嫗然以愉也鄭孔以色爲女
色固謬或以爲如欲承順其顏色亦非

見以蕭光見閒以俠無

鄭注見及見閒皆當爲覲字之誤也覲以蕭光取牲祭
脂也覲以俠無謂雜之兩無醴酒也嚴陵方氏曰無蓋
瓦器有兩無故曰俠卽司尊彝所謂閒祀用兩大尊是
矣山陰陸氏曰見閒蓋謂陳設中間若喪禮所謂見以

不見爲見也据儀禮藏器於旁加見又曰甕甗箝衡實
見閒而後折入芹按見閒二字承上見以蕭光句謂以
俠甗雜之蕭光之間鄭注改作覲字非也陸氏引儀禮
與雜記作証似亦與此處不合觀郊特牲云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燔蕭合馨薌則二禮之爲
一事可知矣

如語焉而未之然

鄭注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也芹按鄭氏以語指人
子非是謂如親欲語而不語也嚴陵方氏曰如語而未

之然卽所謂如親聽命是矣

耆欲將至

鄭注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橫渠張氏曰耆欲猶言祥福也嚴陵方氏曰耆言外之所耆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朱子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竊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誤爲有開

芹

按耆欲二字不可以字義解當是

福字之切音猶中庸所謂福善將至必先知之也新定邵氏曰耆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特孔子閒居

言之也祭統載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
孔疏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爲也金華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
國爲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芹按如孔疏卽書所謂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者是也考月令云節耆欲禁耆欲
祭統云訖其耆欲莊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皆非
好字眼惟祭義所云心志嗜欲不忘于心者指前人之
嗜欲而言庶幾近之此不可與孔子間居一例解也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
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注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
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

芹

按淮南子汜論訓繆侯作蓼

侯注云陽侯陵陽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古
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
囚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据此則非同姓
亦非以臣弑君也第不知高注何所本耳

按左傳蔡哀
侯爲莘故緇

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
遂滅息後人或亦因此而訛傳耳

緇衣

陸氏釋文緇衣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芹

按公孫尼

子爲子思弟子其稱子曰者皆子思之言也觀李善文

選引逸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作子思子蓋善

猶及見子思子也考漢書藝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曾

子十八篇今曾子十篇猶見大戴禮而子思之書亡矣

推而言之疑坊記表記所稱子云子曰者亦皆子思之

言故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按

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云禮記中庸表

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此言最的

三年問

三年問見荀子禮論篇故說者以爲荀卿所作不知此荀子採禮記非禮記採荀子也又如荀子勸學篇亦見大戴禮乃荀子採禮記非禮記採荀子也此二篇與荀子全書筆墨迥異當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荀卿特採而成書耳

焉使倍之

鄭注焉猶然也孔疏焉使弗及焉亦然也山陰陸氏曰焉是也知然者以春秋傳曰晉鄭焉依國語作是知之也片按荀子用焉字多作然字解故鄭注訓焉爲然然

陸氏之說較長

清奏狸首間若一

鄭注狸首詩篇名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

孔疏謂前後樂節中間疎數如似一也

片

案儀禮鄉飲

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
也燕禮同又鄉射禮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鄭注不笙不歌不

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又樂正命東面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鄭注間若一者重節孔疏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又大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豳首間若一鄭注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疎數重節孔疏謂九節七節五節中間相去或希疏或密數中間使如一必疎數如一者重此樂故也芹案此間字卽閒歌之間乃間廁之間非中間之間也所云間若一者謂一歌則一吹吹者豳首歌者亦豳首歌者騶虞吹者亦騶虞歌與

吹合則音節容有參差故命之曰間若一也

若是者浮

魯合弟子辭曰毋懽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
常爵薛合弟子辭曰若是者浮鄭注常爵常所以罰人
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酌者奉觴而進曰君合
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陳氏集說疏曰浮亦罰也一說
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芹按淮南子道應訓魏文侯
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
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高注浮猶罰也又劉向說苑魏文

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也者浮
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舉曰
而飲飲畢以公乘不仁爲上客皆作罰字解

見於母母拜之

孔疏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
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
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陳氏集說母之拜子
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
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

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
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曰記者不知此禮爲
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
斯言盡之矣芹案周禮太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
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者也說文擡舉手下手也其
勢如今揖而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
揖古者婦人肅拜則卽以爲母拜子亦無不可似於成
人爲禮句更合也

問名

孔疏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芹按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則女皆有名也問名而曰敢請女爲誰氏者不敢質言之故婉而致其辭也方氏曰問名者問女之名氏也此爲得之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問名之爲女名也審矣

三光

鄭注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三光三大辰也孔疏案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

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
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
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
辰時也芹案高誘淮南子注三光日月星也杜氏春秋
傳註三辰日月星也又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
之法鄭元亦以爲日月星也此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
三光則不得云日月星矣先儒以三光爲三大辰理或
然也

三讓月成魄

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孔疏三日則成魄者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集說引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爲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

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其義更精

三終

孔疏升歌三終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間歌三終者閒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此皆鄉飲酒之文清江劉氏曰由庚崇邱由儀此三篇

皆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
之亡也鄉飲酒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
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
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
奏而不曰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片按詩未有有其義
而無其辭者辭之不存義於何有特以笙詩非樂工所
作故其後遂亡耳孔疏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
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

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
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是也曰笙曰樂豈無辭乎又左襄四年金奏肆夏之
三肆夏曰奏豈無辭乎劉氏之說偏矣

狸首

鄭注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清江劉氏曰鄭元以
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狸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
皆在二南則狸首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狸首之班
然執女手之卷然卽是其章首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

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
道藍田呂氏曰狸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
所引疑皆狸首之詩也芹按孔疏篇有狸首字故以爲
目若騶虞詩其字亦在篇內也今三百篇無狸首則狸
首之逸也久矣而呂氏劉氏欲以原壤之歌補之無乃
妄乎

安乎

首之數也。大矣。而呂凡。陸凡。裕以。風。對之。燔。飾之。雖。不
曰。嘗。與。其。字。亦。有。識。內。出。今。三。百。篇。無。縣。首。限。賦
賦。以。與。皆。縣。首。之。詩。也。其。外。亦。流。傳。亦。縣。首。字。始。以。爲
漢。說。則。呂。凡。曰。縣。首。之。詩。子。定。張。亦。謂。縣。首。也。此。詩
禮。記。札。記。卷。下。終。東。文。高。而。之。排。之。列。之。也。亦。報。會。之。